

【实证·实务】

编者按：“实证研究”（empirical research; empirical study）指研究者亲自收集观察资料，为提出理论假设或检验理论假设而展开的研究。实证研究具有鲜明的直接经验特征，所推崇的基本原则是科学结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强调知识必须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上，通过经验观察的数据和实验研究的手段来揭示一般结论，并且要求这种结论在同一条件下具有可证性。希望“实证·实务”栏目的开设，能引发图书馆界同仁们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思考，加强对图书馆知识管理活动的实践研究，为图书馆有效实施知识管理提供更多有实用价值的研究成果。

规范化实证研究 ——图书馆学研究整体提升与发展的重要路径

●徐建华 俞碧颀（南开大学 天津 300071）

【摘要】针对当今图书馆学界规范性实证研究明显缺位的现状，结合“当代图书馆员快乐指数”实证调查的成功经验，探讨了在图书馆学领域进行规范化实证研究的必要性和如何在进行规范化的实证研究，以便更好地促进图书馆学学科的整体提升和发展。参考文献9。

【关键词】实证研究 规范化 图书馆学 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845(2012)01-0028-05

我国当今的图书馆学研究，从表面上看不可谓不蓬勃、不繁荣。然而仔细考究，却不难发现，整个学科的发展实际上一直是处于低增长、低积累的简单重复状态：感悟性、思辨性研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实证研究的认可度虽有了很大提高，但规范性却明显缺失；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学科研究的自我封闭性加剧；从业者的自我评价偏低，不良心理体验强烈。致使学科认同感普遍不足，游离于现代学术之外。对于这种现状，学科中人是心知肚明，有许多人做过努力，开过各种药方，但见效甚微。

无论是作为图书馆学的资深教育者，还是新入行的年轻人，对于图书馆学的责任应该是共同的。在我们的思考和探索中，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互联网、数字化、共享工程，以及扑面而来的云环境给中国图书馆事业提供的契机和带来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事业的发展必然需要研究也随之提升，图书馆学研究却未有实质性变化，自2005年开始，我们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努力寻找和验证着这样一个假设，即：是否能够通过方法的导入而有所改观。六年的努力基本可以证明，科学方法的导入和普遍使用，是图书馆学科走出困境、整体提升与发展的必由之路，而规范化实证研究，又是其中的一条重要路径。只有这样，才能够在研究语言上与现代学术相通，才能

够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才能够真正赢得其他学科对于图书馆学的学术尊重。

1 中国图书馆学低水平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科学精神的缺乏

要提升和发展中国的图书馆学，首先是要号脉，只有诊断对了才有资格谈改变、谈全面提升与发展。我们认为：中国图书馆学低水平发展的核心原因是缺乏最基本的科学精神，这种精神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实证主义精神。当今图书馆学提升和发展的目标，就是要重塑以实证范式为核心的科学精神。

从科学的缘起来看，其思想的背后也是实证精神。“科”按照《说文解字》的解法，会意为“从禾从斗，斗者量也”，也就是说科学即为测量之学问；而英文 science 最经典的定义为致力于揭示自然真相，对自然做理由充分的观察或研究。这一观察，通常指可通过必要的方法进行的，或能通过科学方法——一套用以评价经验知识的程序而进行的^[1]。图书馆学作为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虽然不是自然，但也应秉承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即真相从客观的观察、分析和研究中得出。因此，图书馆学要想搭建起学科间平等的交流平台，要想不被别人质疑，就得做到用客观的观察数据说话，绝对不能凭

着感觉自拉自唱。

不经过观察分析的主观断言的所谓思辨性文章,频频出现在本学科国内的各大主流期刊上。其典型特点包括:第一,没有或鲜有研究过程和研究方法,没有对现有数据的分析,直接报告结论;第二,大量地讲特点、说障碍、摆方案,即文章先大谈看似道理、实则废话的各种特点和障碍,再据此得出所谓的解决方案;第三,仅凭经验说话,得出大量不需要研究也能得出的“常识”结论,没有研究质量;第四,重复性强,同一个研究问题常常从相似的起点开始论证,因而得出相似的结论;第五,以论证而非研究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即通篇文章都在罗列证明作者观点的证据,而没有客观地分析现状和问题。

一篇有科学精神的论文应当是秉承实证主义认识论的研究论文,即站在研究对象之外,客观中立地观察和描述研究对象。表现在具体的研究报告中,即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有相关的观察数据、有观察基础上的分析和结论。要向同行非常清晰地报告你研究什么,用什么方法研究,研究的过程是什么,得到了怎样的数据,这个数据说明或者证明了什么;要尽可能地向同行证明你得出结论的每一个步骤都是让人信服的,同行也可以根据你详尽的报告,用同样的方法验证或证伪你的研究,去质疑你的操作、观察或分析你的过程。只有这样,方能自然而然地推动研究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

2 学科发展需要思辨,但践行实证才是雪中送炭

如果想通过感悟性和思辨性的研究来推动整个图书馆学的发展,只能期待着“学术超人”而至,与普通从业者和研究者无涉。图书馆领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全员写文章,“学术超人”往往凭借着他们近乎神迹的思辨灵感,敏锐地指明问题背后的本质,让旁人恍然大悟之余,不禁多生羡慕却又无可奈何,因为那样的思辨能力断断不是自己所能复制的,这大约是广大从业者不良心理体验明显、缺乏成就感的重要原因之一。可另一方面,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又决定了“学术超人”是凤毛麟角的,因为非常聪明的人是不会到这个领域来的^[2],因而,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推动整个学科的发展,也显然是不现实的。

思辨和实证的本质其实无二,都是在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得出形而上的结论,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实现的过程。思辨时,大脑瞬间采集、分析数据并得出结论,刹那间完成,你意识不到也无法监控这中间发生了什么。这就是说,思辨质量的高低完全取决于大脑提取和整合数据的能力,而能力本身是很难

直接复制的,这就导致了上文提到的只有等待“超人”之至的尴尬局面。

与思辨相比,实证是将大脑一瞬间的整合过程流程化,从问题的提出到最终形成研究报告,有一套可遵循的严格流程。你只要学会了这套流程,就能用它帮助自己思考,形成和“超人式”思辨水平无二的高水平研究报告。这就是说,相较于思辨,实证研究具有非常强的可操作性、推广性和验证性,使用实证研究范式,将大大降低学科对个人能力的依赖,而一旦本领域中大多数学者都可以为学科贡献合格研究成果的时候,图书馆学离整体提升和发展也就不远了。

3 规范化的实证研究流程

近年来,实证逐渐成为图书馆学界的流行语汇,如同赶时髦一般,很多研究者认为:只要随意问几道问题,收集三、五十条数据,列举出百分比便就是实证了。我们认为,这类“实证”实在不能算作我们推崇的规范性实证,最多可算作东施效颦的“伪实证”。规范性实证如同工厂里的标准化生产一般,不论使用何种具体的方法(问卷法、实验法、田野调查等等),都有着相似且严格的流程控制。没有遵照基本流程的研究,其规范性都有待商榷(没有遵循流程只是规范性欠缺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各类研究方法还有自己的规范化指标,我们将在未来陆续说明)。在这里,借用 UIUC 图情学院的 Abdul Alkalimat 教授在 2011 北京大学社群信息学暑期学校介绍的具有很强操作性的 D-7 流程控制法,结合我们以往所做的研究,来进行相关分析。这里需要说明的是,D-7 法虽然严格遵照了科学研究的规范精神,但它只是基本流程的表述之一,因此我们认为它在图情领域非常适用和实用,故在此向同行推荐。

3.1 明确研究问题(D-1: Definition)

研究初始,研究者需要提出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并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在问题中提取出核心概念,然后将这些抽象的概念具体化,直到研究者将所有的抽象概念都转化为可观察的具体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概念操作化)为止。在这里,不仅仅需要报告研究的抽象概念和操作化指标,还需要报告这样操作化的依据是什么。2006 年我们进行“图书馆员快乐指数”研究时,率先明确的是我们研究的问题,并找到了描述问题的三个核心概念:“图书馆员主观幸福感”、“图书馆员工作满意度”和“图书馆员组织承诺”,然后分别借鉴了邢占军、斯佩克特和 Z. X. Chen 等对这三个概念的理解,找到各自对应

的各项可观察指标^[3]。

3.2 数据收集(D-2: Data Collection)

数据收集阶段,一方面,要从操作化指标出发,找到测量它们最适合的方法,是用问卷、实验或者田野调查(注意:方法的选择是在研究问题明确之后,但现今很多学者往往忽略了研究问题的明确,便直接使用方法了。我们认为,这是导致研究结论肤浅的核心原因之一)。另一方面,要根据我们的研究问题和方法,选择合适的样本,譬如你要调查科研人员的信息需求,就需要根据第一阶段对科研人员的理解设计抽样,如果对科研的理解是指包括社会和人文科学的所有学科,那么仅使用中科院的数据就是不全面的了。在“快乐指数”研究中,我们认为问卷法可以测量出所有我们关心的指标,并且有相关的成熟问卷可以借鉴;而D-1阶段我们对图书馆员的理解是中国所有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因此,抽样也就从全国范围(样本覆盖了北京、东北、东部及东南沿海、中部、西部五大区域)的各类型图书馆(样本涉及公共馆、高校馆、科学院、社科院、农科院、党校、中直机关、医院、军队、警察、中小学等)开展^[4]。

当然,这一阶段需要研究者、尤其是针对选用问卷调查法的学者,首先要了解抽样理论,譬如要做推论性调查,就要选用概率抽样,只有相关研究、特殊群体调查才能将非概率抽样搬上来。譬如用某一个图书馆的调查数据,只能得出适合该图书馆的结论,而不能直接推及到总体。

3.3 数据化(D-3: Digitization)

数据化阶段的任务是将调研阶段所获的各种数据结果(如问卷结果、访谈音频和笔记、实验数据、研究日志等)审核、编码、整理、保存,为下一步的分析做准备。目前社会科学定量研究最流行的编码分析软件为SPSS,需要注意的是,在数据化和分析发现中我们做的每一步工作(包括这么做的理由)都应当如实记录下来(这样会帮助研究者尽快找到有价值的发现)。如在“快乐指数”研究中,由于我们是团队项目,详尽的工作日志就为彼此间的合作减少了很多麻烦,也对我们最后得出结论有非常大的帮助。

3.4 分析发现(D-4: Discovery)

在分析数据之前,要确定数据的有效性,也就是要筛除无效数据,否则就可能出现类似于某学者标准差SD大于平均数M的问题^[5]。剔除数据后,便可使用SPSS等数据分析软件做进一步的数据处理。

由于这一环节需要研究者具有非常扎实的统计

学素养,因而,做实证研究的图书馆人常常在该环节出问题。目前最常见的问题有两类:一类是结论部分夸大研究结果(譬如只做了频数分析,30人同意A,28人同意B,真的能证明A比B更重要吗)或脱离研究结果(例如不少研究认为政府应当为B少的现状负责,但研究中没有任何内容可以证明应该由政府埋单);另一类属于误用方法,譬如相关变量在某因素上的差异不适合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而适合用多因素方差,或者直接用多元回归去探索某变量的影响因素。

在“快乐指数”研究中,我们测算出当代图书馆员“快乐指数”为7.34(10分为满分),得出当今图书馆从业人员的整体快乐水平偏上,整个行业处于比较快乐的心态体验之中的结论^[6]。此外,我们还探讨了影响图书馆员“快乐指数”、工作满意度的相关因素,分别建立了回归模型,用来进行深入地分析和对发展趋势的预测。

3.5 报告设计(D-5: Design)

业内通行的报告多以研究论文的形式呈现,事实上各学科成熟的实证论文都有其行文的基本模板,其具体形式依学科不同有细微差异,但总体上都必须汇报研究过程(包括概念操作化、取样、研究工具、方法和分析思路等等)和结论的分析过程(包括重要数据、推论分析等等)。总之,要让同行能在你报告的条件下重复研究可以得出类似或一致的结论(也有可能批判你的过程或者推论),只有这样,整个图书馆学才能在不断重复和批判中获得进步。

3.6 研究推广(D-6: Dissemination)

这里需要重申的是,阶段6和7是Abdul Alkalimat教授强力推荐但尚未列入科学研究的一般流程范式中。考虑到学科应用性的特点,教授认为应当尽可能向更多的人介绍你的研究成果。这里的更多人不仅仅包括学术同行,还包括研究中涉及到的相关利益者,比如说调查的图书馆、地方政府机构、公众等等。同时,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你的研究成果,还应当以各种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而不仅仅用论文或研究报告,例如Abdul Alkalimat教授就曾经用rap歌曲向人们介绍什么是社群信息学。

3.7 实际影响(D-7: Difference)

作为应用学科,我们研究的终极目标是让研究真真切切地发挥作用。Abdul Alkalimat教授认为,研究产生的积极影响应该由研究者去推动,他倡导图情领域的学者们不仅仅要作一名合格的研究者,更应当做一个积极的实践家,不仅仅在研究中发现

问题、找到解决方案,更要用研究成果去解决问题,从而为更多的人谋福祉。

4 大规模推行规范化实证研究的时机业已成熟

我们认为,虽然目前实证研究还远不是图书馆学的主流(截至2008年底,实证研究在所有学术论文中所占比例仅为3.43%)^[7],还存在诸多不规范的问题,但大规模推行和推广规范化实证研究的时机业已成熟,我们相信必将会有更多的研究者投身其中:

首先,业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青年学子开始接触并认同实证研究。统计显示,2004至2008年,实证研究文章的平均数量增幅达到22.8%^[8],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目前实证研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其中包括代表着图书馆学科未来方向的年轻同志^[9],这表明,在可预期的时间内,图书馆学实证研究的规范化程度必将会有很大提高。

其次,倡导持续性大规模的规范性实证研究已经出现。以我们为例,自2006年“快乐指数”研究在核心期刊上发表5组文章以后,从2009年起又开始了两项大规模的实证研究:图书馆员刻板印象研究(图书馆员在人们心目中究竟是什么形象)和图书馆员职业胜任力研究(图书馆员需要具备何种能力),问卷总发放量几达11000余份,研究过程持续了两年,目前数据收集与分析已基本结束,整个过程严格按照规范化实证研究的范式正常进行。在我们的研究设计中,2016年,即距2006年大规模开展图书馆员“快乐指数”调研十周年,我们还将使用原问卷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大规模调研,使得本研究的积累性与持续性都能够与其他学科的相关成果比肩。

第三,规范化问卷的推广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实证研究是科学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危险的,因为数据是可以伪造和调整的。图书馆学界的实证研究被我们评价不高的主要原因是绝大多数实证研究文章由于篇幅或其他原因,包括问卷或访谈提纲是不附在文末的,并且,通常是一篇文章使用一个问卷,文章发表后,问卷也就不知所终,结论自然难以使人信服。科学的真谛在于成果是可以验证的,图书馆学实证研究的科学性要想得到普遍承认,成果

的验证当不能少。这几年来,我们的团队一直致力于问卷的标准化及其推广,“当代图书馆员‘快乐指数’问卷”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中都有使用。得出的结论,如果与我们以前做的全国性调查一致,则可认定是一种验证;如果不一致,而又无法用地区性或群体性的特性来解释,则必然一方有问题。好在这种情况下尚未出现过,这也从一个方面验证了我们当年在问卷编制阶段的规范。

5 结语

作为有使命感的图书馆人,都应有责任担当起振兴、提升和发展中国图书馆学的历史使命,让图书馆学真正立于学术之林,让世界聆听到中国图书馆学的声音。我们坚信:当全学科建立起规范化实证研究范式之时,就是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摆脱目前困境、整体提升和发展之日。我们更坚信,新方法的导入和使用,是中国图书馆学获得更快发展的推动力。这也就是我们于近期开启图书馆学实验研究,用IAT反应时技术测量图书馆员在人们心目中是否有内隐刻板印象的原因之所在。衷心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倡导和示范,能够助力中国的图书馆学早日走上成熟发展的轨道。

参 考 文 献

- [1] 中文维基百科[EB/OL].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91%E5%AD%A6>, [2011-09-20].
- [2] 王芳, 慎金花, 曹歌. 图书馆职业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分析[J]. 图书与情报, 2008(3): 47-52.
- [3] 杜林致, 宋颖, 秦阳. 当代图书馆员“快乐指数”调查问卷规范化分析[J]. 图书情报工作, 2007(6): 28-31.
- [4][6] 徐建华, 霍丽敏, 赵睿. 当代图书馆员“快乐指数”的实证分析[J]. 图书情报工作, 2007(6): 12-15.
- [5][9] Follow. 调查研究和数据分析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供此类研究者和编辑老师参考)[EB/OL]. 新浪博客五色居@图书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99fd450100w7oj.html. [2011-09-20].
- [7][8] 赵微, 徐建华, 俞碧颺. 近五年来图书馆学实证研究的回顾与分析[J]. 图书与情报, 2009(6): 45-50.

[作者简介]徐建华,教授,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博士生导师;俞碧颺,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1-12-20

(刘平 编发)

Standardization of Positivism: Significant Way to Improve LIS Research

Xu Jianhua Yu Biyang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absent of standardized positivism in today's LIS research, we discussed the importance and ways to apply positivism in LIS based on our previous research: happiness index of today's librarian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whole LIS research quality.

Keywords positivistic science. standardization. LIS. research methods.

(上接第27页)

- 《当代图书馆学情报学前沿探索》[J]. 山东图书馆季刊, 2003(2): 1-4.
- [58] 刘国华. 对矛盾说批评与反批评的综述(续)[J]. 图书馆界, 2004(4): 1-6.
- [59] 梁灿兴. 为可获得性论答朱少强先生[J]. 图书馆, 2003(2): 15-19.
- [60] 朱少强. 可获得性论: 图书馆学第N个理论视角[J]. 图书馆, 2003(1): 28-31.
- [61] 白君礼, 刘学全. 图书馆学本土化误解举隅[J]. 图书馆建设, 2010(4): 23-26, 32.
- [62] 黎晓辉. 图书馆多元化与学术批评[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09(7): 18-20.
- [作者简介] 李娜, 副研究馆员, 现在白求恩医学院图书馆工作; 武旭, 馆员, 现在河北医科大学工作。
- [收稿日期] 2011-12-20 (宋小华 编发)

Analysis for the Theory Research on Library Science from 2001 to 2010

Li Na

(Bethune Military Medical College, Shijiazhuang, Hebei 050081, China)

Wu Xu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1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China journal full paper database, we have searched the title catalogues about library science theory research cited from 2001 to 2010 and the result is 2806. We have analyzed the literature distribution, authors, research direction and foundation supporting and made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future ideal trend of the library science theory research. 62 refs.

Keywords Library science. Theory research. Bibliometric. From 2001 to 2010.